

有个很爱你的人是种什么体验？

一个自称会读心术的老人告诉我，我的未婚夫很爱我，但是他在犹豫要不要杀了我。我原本选择了相信相爱多年的他，直到黑暗中，我看到我的爱人，把闪着寒光的尖刀，放在了枕头下。

1

每天晚上睡前，我都会点开手机里一个叫「超能力」的 APP。

首页是很简陋的画面。

就一个表格，一栏是超能力者总人数，一栏是超能力者现存人数，还有一栏是超能力者死亡人数。

超能力的总人数是 666 人。

而最后那一栏的数字，每天都在激增。

看得我是心惊胆战，瑟瑟发抖，生怕哪一天，我也作为一个 1，加在了这个数字上了。

毕竟我也是一个超能力者。

但是说来惭愧，我的超能力真一点屁用没有，又菜又多余。

是有了，但又没有完全有，还不如没有的那种多余。

2

嗯，是的。

我的超能力就是「不让别人知道我有超能力」。

就是说我可以运用我的超能力不让别人知道我有「不让别人知道我有超能力」这么个煞笔超能力。

而且在我使用这个超能力时，我同样也无法知道别人是不是超能力者。

其实本来我也无所谓，反正我的运气从小就不怎么样。

我原本看规则上说了，被击败了，超能力就会被对方收走。

这我可一点不在意，拿走就拿走，谁要是想要，都不用抢，我双手奉上。

但几天后，我发现事情好像没我想得那么简单。

明明是击败就可以了，却不断有人死亡。

每个人的超能力都是保密的。

但被夺取了的超能力，就都会被公示在 APP 里。

我数过那些被公示的超能力的个数，几乎完全跟死亡人数等同。

简直丧心病狂。

而且那些被公示出来的超能力，也都好血腥，好暴力哦。

像什么「蚀骨」，「血刃」，「焚身」.....看着就让我头皮发麻。

终于有一天，我看到超能力者死亡人数那一栏下，显示着——664。

这下，只剩下我和那个集齐了 664 个超能力的杀人狂魔了。

3

我本来以为我很快就会死的。

但一晃两年过去了，一直无事发生。

我都快忘了这事了。

直到在订婚礼上，我相爱多年的未婚夫，说要告诉我一个秘密。

他叫我千万要相信他，不要把他当神经病了。

他煞有介事地清了清嗓子。

我屏气凝神地洗耳恭听。

只听，我的未婚夫，用他那在我耳边诉说过无数缠绵情话的嗓音说：

「我有超能力。」

我愣了一秒，随即嫣然一笑，非常做作地捂嘴道：「你又哄我，这么幼稚的玩笑，谁信啊！」

笑死，我脸上笑嘻嘻，但裙摆下的腿就没停止颤抖过。

但这个男人果然是爱我的，立马关切地问我，「你怎么了，怎么在抖，不舒服吗？」

「哈哈.....哈，我冷。」

他忧心忡忡地看着我额头的汗，心疼地直皱眉，「看来是真的病了。」

4

大家好，我还没死，此时正在医院打点滴。

倒是真的发烧了，三十八度五。

陆景，啊就是我的未婚夫，就坐在我旁边。

以往生病时，我都要往他身上靠的，这次却是不敢了。

我又不想让他察觉出异样，就闭着眼睛装睡，身子板正地靠着椅子的靠背。

但一只手轻轻地拨了我一下，不用睁眼我也知道那是陆景的手，因为他俯过了身来，柔顺的头发就蹭着我的鼻尖。

好香。

他又轻又慢地拨我，我只好顺势靠在他的肩上，他用肩膀稳稳地托着我，缓缓地落回座椅。

于是，我又像往常一样，靠着他了。

不得不说，这个姿势确实舒服多了。

可是我不明白，我的陆景，这么一贯温柔的人，怎么会是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狂魔呢？

5

打完点滴回家后，我烧就退了。

陆景盛了碗大骨粥，放在一边凉，就坐到我身边，又说起超能力的事。

好嘛，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

「小暖，你是不是不信我？」陆景微笑着问我。

还不等我说话，他便注视着我眼睛，很温柔地说：

「是真的，小暖，我证明给你看。」

他举起他的右手，白皙修长的手指在我眼前轻轻一晃，再平摊在我眼前时，手心里赫然躺着一朵含苞待放的白玉兰。

陆景含着笑，眼睛里有光，「送给你。」

他该是以为我会喜欢的，那双眼眸显然是在我脸上寻找着笑意。

哪想我是一副见了鬼的模样。

我知道这个超能力，「隔空取物」，听起来好像没什么杀伤力。

但它的原主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

6

在 APP 里，除了首页显示的那个表格，还有一个功能。

那就是论坛。

在论坛里，大家都是化名的，大部分人都是很低调的，但也有不少高调的人。

其中风头最盛的，便是一个叫「白骨爪」的人。

他的残忍和血腥，论坛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每次他发帖，都必然久久挂在热榜，居高不下。

我也点进去过，却是从不敢看图片的。

只那文字，就叫我的胃翻江倒海——「今天不想拿心脏了，拿了那超能力者的两颗肾；-）」

因为白骨爪的手段太过残忍，所以很长一段时间，论坛里还有一个类型的热帖。

那就是对白骨爪的声讨和对他超能力的猜测。

很多人都猜他是有鹰爪之类的异能，或是类似武侠小说里的神功。

但这些猜测很快就被推翻了，因为一个能够使皮肤变得坚不可摧的超能力者，死在了他的手上。

他取出了那人的肠子。

从此，白骨爪就像一朵散不去的乌云，笼罩在众人头上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有一天，白骨爪这个 ID 连着他的超能力名称一同出现在被掠夺超能力展示页里。

7

即使已经过去好几年，我依旧清晰地记得当时看见「隔空取物」那四个字时的恶寒。

这是经常出现在电影和小说里的异能，我却是没想到，竟然还可以这样用。

手轻轻一扬，便可取人性命于千里之外。

这样可怕的超能力，却突然殒命。

杀死他的那个人，又是有怎样的能力。

而现在，那人却在我面前。

陆景看我迟迟没有接过那朵白玉兰，脸色也很不好，眼神黯淡下去，有些失落又有些小心翼翼地问：「吓到你了？」

他都这么贴心地给我找了借口，我当然连忙点头，「吓到了，吓到了.....没想到，这世上真的有超能力啊!」

我装作惊魂未定，拍了拍胸口，勉强笑笑，尽量自然问他：「什么时候有的啊？」

他说挺久之前的事了。

我没问之前为什么从没跟我说，我只问他，「为什么突然想告诉我了？」

陆景对我笑了笑，说：「因为我不想再在你面前装病了，我的病都好了，身体也不像以前那样虚弱了。」

「这也是超能力？」

陆景点点头。

我咬了咬嘴唇，开口时却努力扬起微笑，「这真有趣，你还不止有一个超能力啊！你还有别的超能力吗？有多少个？」

陆景的眼神躲闪，微微低了一下头，可能他自己都没察觉到。

「就，就这两个。」他说。

陆景对我说谎了。

我看着他，心一点点沉入谷底。

8

事情变得越发扑朔迷离了，宝子们。

本来陆景跟我讲他有超能力，我打了几个哈哈应付过去后。

日子又像往常一样平淡了起来。

唯一有点变化的，是陆景现在没事就会想向我秀一下他的强健体魄。

比如脑子有坑地不坐电梯，非要扛着我，连爬 23 层楼，到家门口。

除此之外，他再没提起超能力。

好像他会突然跟我说起他的超能力，真的就是因为他说的不想再在我面前装病了。

人是很容易就会陷入安逸的生物。

在完全感觉不到威胁的日常生活中，我渐渐觉得，可能陆景是有什么难言之隐的，又或者只是误打误撞。

总之我又觉得，我可以跟他一辈子这样过下去了。

但是没过多久，我一个人走在街上时，一个老人微笑着，拦住了我。

他头发花白，面目慈祥。

也许是天下老人都长得差不多，我总觉得他身上有我经过世的外公的影子，所以倍感亲切。

我笑起来，刚想问他有什么事。

他却先开口叫出了我的名字，「季暖。」

然后在我诧异之余，又不急不缓地说了句让我惊掉下巴的话。

他说：「小心你的枕边之人，他正在挣扎着，要不要杀了你。」

9

实话实说。

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相信，陆景有天会杀了我。

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

即使他从小就和正常人不太一样。

但是眼前的老人却是言之凿凿，不容置喙的姿态。

我要他说出原因。

他却是反问我，「你相信这世上有读心术吗？」

我没说话，看着他，等他继续说。

「我知道你是相信的，因为你这几年已经见过更超乎寻常的事情了，比如说，超能力，而你的超能力，在一秒前，除了你还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什么，但现在有一个了。」

老人抬头望向我，语气依旧平缓得没有一丝波动，「你的超能力是不让别人知道你有超能力。」

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然后他微微笑道：「还需要我继续证明吗？关于我有读心术这件事。」

我摇了摇头。

他却也摇摇头，道：「当然还需要继续证明，我还要告诉你，我知道你刚才在想，如果我会读心术，可不可以让我去帮你看看陆景究竟在想什么？」

「除了这条主流的思绪，你刚才还有一个一闪而过的，非常细的思绪，你在想我是不是你的外公，对吗？」

如果说之前我只信了一半，这下却是彻底信了。

眼前的老人几乎与此同时露出了会心一笑，「你终于相信我了。」

老人告诉我他姓翁，我可以叫他翁先生。

然后他说他不是我的外公，但却是有个像我这么大的孙女的。

我们又谈到陆景。

我忍不住向翁先生细数陆景过往的好，告诉他陆景是一个多么善良，多么爱我的人。

翁先生从头到尾都没有打断我，一直微微眯着眼，用一种很柔和慈祥的目光看着我，耐心地听我说完。

最后才对我语重心长道：「孩子，人是会变的。」

「可是，为什么？」

翁先生无奈地苦笑，「这个答案你是知道的，我知道你看过那个论坛，看过他们的讨论，关于集齐 666 个超能力，能成为什么。」

我知道的，这也是论坛里居高不下的帖子。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

「我不觉得陆景想成为神。」

翁先生摇了摇头，「谁会不想成为神，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者，凌驾于一切规则定律之上呢？」

「我就没想过。」我小声反驳他。

翁先生却是一点都不恼，还是微笑着，「那是你没尝过那力量的滋味，你若尝了一点，就会知道那是忘不了的。」

我不置可否，心情奇差无比，完全不再想去讨论神的滋味到底好不不好的问题。

我现在只想知道，如果陆景真的想杀我，那我此刻该躲去哪里。

「不能躲，躲只会死得更快，你现在该回家去了。」

这是老人离开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11

我在街上一路徘徊到天黑，都没勇气往家里走。

期间陆景不停给我打来电话，我也一个没接。

但最后我还是走到了家门前。

对于这个我住了好多年的房子，我第一次感觉到无比陌生。

我深吸一口气，活动了一下面部僵硬了的肌肉。

拿出钥匙，打开了门。

入眼的便是，陆景坐在沙发上，一脸焦急地拨打着电话。

听见声响，他抬头看来，见是我，脸上露出了欣喜，又有些埋怨。

「你怎么都不接我电话啊？」

我装作惊讶地打开手机，然后略带歉意地冲他笑，「抱歉抱歉，不知道什么时候静音了。」

他摇摇头，说没事就好，快来吃饭吧。

今天是周末，陆景做了很多菜。

餐厅的灯，投下暖黄色的光，桌上的菜虽然冷了，却依旧色泽诱人。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温馨。

好似我在外面经历完一场狂风骤雨，如今终于回到了温暖的港湾。

我感到无比的分裂。

因为我的身体在这样的温暖中逐渐放松下来。

而我理智又告诉我，我现在所经历的所有风和雨，都源于我眼前这个，正微笑看着我的男人。

他的眼眸里倒映着我的身影。

我却不敢再确信，他像以往一样爱着我。

因为我看到有一把刀，摆在茶几上，那是一把我从未见过的尖刀。

12

陆景做了我最喜欢吃糖醋鱼。

以往饭桌上遇到这个菜，我都要大干三碗饭，但今天却食之无味。

也许是一朝同为案上鱼肉，我竟对这条被煎炸炒焖的鱼产生了一丝同情。

觉得它实在死得可怜。

我一边慢吞吞地扒饭，余光一直离不开茶几上的那把尖刀。

陆景察觉到后，顺着我的视线看了那边一眼。

他微怔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过来，很自然地给我夹菜。

我几乎都要怀疑是不是自己看错了。

然后他似乎是很不经意地提起，他最近在打一个游戏，很喜欢，最近官方出周边了，他忍不住就买了一个。

「喏，就是茶几上那个。」

陆景抬了抬下巴，指给我看。

我没去看那把刀，而是怔怔看着陆景，几乎脱口就要质问他，打的是哪款游戏。

但我及时刹住了，微笑着，故作嗔怒地说他：「你看你，又乱花钱，房贷还没还完呢。」

陆景也笑，「以后不会了。」

吃完饭后，我主动把碗筷收拾了。

洗碗时，我看到陆景拿着那把刀往卧室走去。

我跟上去，站在门口。

没有开灯。

黑暗中，我看到我的爱人，把闪着寒光的尖刀，放在了枕头下。

13

虽然我知道，陆景要是现在想杀我，根本都不需要用到这把刀。

但今天晚上，说什么我也不敢跟他睡在一张床上了。

所以我睡在了客房。

理由是我觉得我可能感冒了，不想传染给他。

因为这个原因，我被追着喝了一大碗冲剂，才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一个独处的空间。

我一个人坐在干净整洁，却是没有生活气息的客房里时。

只觉得喉口间残留的苦涩倒是挺应景的。

熄灯后，我并没有闭眼睡觉，而是点开了那个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再碰过的 APP。

安逸的生活过得太久，之前两年里，我甚至一度觉得，我会这样躲藏着过完一生。

所以很多与超能力相关的东西，早忘得差不多了。

虽然作为一只咸鱼，我也从没认真去了解过。

但是我现在需要更多的信息，来梳理我当前所面临的情况。

14

每次登录 APP，缓冲期间，都会重复播放那四条基本规则——

- 1.你们一定会遇见对方。
- 2.超能力者能认出超能力者。
- 3.击败对方可以得到对方的超能力。
- 4.我们会帮你们处理一些打斗现场，但请暂时不要引起太大的骚动。

而我的超能力，正是对应了第二条规则，一个超能力者要认出另一个超能力者，就像人能认出人，并不需要理由。

但只要我一直使用着我超能力，其他超能力见到我时，是不能发现我是超能力者。

当然，这个超能力也有它的天敌，就是读心术。

我可以隐藏住自身，却是藏不住内心细小纷乱的思绪的。

进入 APP，首页依旧是那个表格。

我瞟了一眼，跟两年前并无二致，死亡人数下面的数字，依旧是 664。

这没什么好看的，我直奔论坛。

论坛里有近万条帖子，我按热度排序，一条一条读过去。

第一条就是白骨爪的帖子。

我心思一动，点进了他的头像，就看见这样一条动态——

「快积累四百个超能力了，挺无聊的，今天来 S 市了，希望能遇见点有趣的：-)」

这是他最后一条动态。

而被他提到的 S 市，正是我两年前，和陆景一起待过的那个城市。

我们本来说好定居在那，但有一天陆景却匆匆忙忙带我离开了那里。

我对那天的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我从未见过那么慌张脆弱的陆景。

那天他一见到我，就紧紧抱着我，头埋在我的脖子里，全身都在颤抖。

我赶忙安慰他，低头亲吻他的耳朵，脸扫过他柔顺的发丝。

我的嗅觉很敏感。

所以我现在还记得，那上面的薰衣草味，那是他一贯喜欢的洗发露的味道。

我同样还记得，香味之下，那一丝掩盖不去的，血的腥味。

15

我当然问了他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陆景颇为痛苦地看着我，只含糊地告诉我，他遇见了他的父亲。

他一提他的父亲，我便不再问下去。

我知道陆景有一个很混蛋的父亲，那是他一直在不停逃离的人。

陆景看我不说话，凑上来接着说，他头还被打破了，流了血，特别痛。

我一贯无条件信任他，立马放下心来，不再纠结那血腥味。

但其实现在想来，那句话说得颇为刻意，因为陆景从来不是一个怕痛的人。

而且他和父亲早就断了联系，遇见的几率微乎其微。

我心里有了一个猜想，并且觉得十分合理。

我想，陆景那天遇见的，不是他的父亲，而是白骨爪。

白骨爪要杀陆景，却被陆景反杀。

那是陆景第一次杀人，所以他才会那么的无助和害怕。

也是那一次，陆景一下获得了近四百个超能力！

想到这，我耳边幽幽响起了老人的声音——

「.....你若是尝了一点，就会知道，那味道，是忘不掉的。」

这些都是论坛里的猜测，却并不是空穴来风。

很多一开始不相信的人，在获得了别人的超能力后，都变成了这个猜测的拥护者。

据他们所说，每次从别人那夺取来一个超能力，获得的不止是超能力。

他们自身的感官也明显增强，那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体验。

像是有人擦干净了灰蒙蒙的玻璃，整个世界都变得清晰透亮。

所以他们相信，同时拥有 666 个超能力的人，真的能变成神一般的存在。

这些我先前是看过的，却是没能在最开始想起来。

现在忽然回忆起来，心脏猛地漏了一拍。

17

我和陆景同龄，五岁就认识了。

第一次见到陆景时，他浑身都脏兮兮的，只有一双眼睛是干净的，因为盈着泪，所以亮晶晶的。

但他并不是在哭。

因为他的脸是木讷，没有表情的。

陆景妈妈告诉我妈妈，陆景身体不好，神经也有问题，哭和笑都需要后天去学习。

我妈妈又告诉了我。

她还跟我说，陆景妈妈是一个苦命的女人，老公又赌博又家暴，幸好总算离婚了。

但我那时倒是不太懂这些事，只是觉得好玩，一个不会哭不会笑的人，可太有意思了。

我存心想逗他，看看他是不是真的不会笑。

不过他不跟我们玩。

但又不是完全不跟我们玩。

准确来说，他是想的，但要他和我们走一起时，会变得很紧绷。

然后走着走着，没多久，他就又会不近不远地跟在我们一群小朋友身后了。

像一条孤零零的小尾巴。

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态，作为那时小区低龄儿童群体的孩子王，决定照顾一下这条小尾巴。

我让陆景当了老二。

在他又一次偷偷往后掉的时候，拉着了他，告诉他，「你就站这，老二就是要和老大站一起的。」

陆景抬起头看我，他确实不会笑，只会瞪眼。

他把眼睛瞪得又大又圆，轻轻地说了声：「谢谢。」

后来陆景一直践行着这句话，即使我们渐渐长大不再是小孩了。

我当然也早不再是孩子王。

曾经一起玩的小朋友渐渐走散，但陆景却一直待在我身边。

和我一起上学，一起放学。

初中时，陆景就因为成绩好，进了重点班。

我作为普通班的学生，每天晚自习下课要比他早半个小时。

于是我就先回家了。

结果陆景第二天就翘晚自习了，我问他干嘛就非要一起回家。

他回答特理直气壮，「老二就是要和老大站一起啊。」

他总爱说这句话。

而我最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在高中。

那时的陆景已经变成了一个身上有光的少年，备受瞩目。

而我却在那时遇到了一个女孩最害怕的事。

我破相了，一夜之间生了满脸的青春痘。

那天是陆景生日，刚好碰上学校放月假，下午就放学了。

我在教学楼门口等陆景，却一直没等到他。

去了他的班上，才看到他班上一群人在给他庆生。

有很多女生围在他身边。

其中当然不乏高挑漂亮的女孩。

我站在门口看陆景。

陆景被围在中间，有些不知所措。

他向来不擅长拒绝别人的好意，摆手推脱了几次，都没成功。

直到他抬眼看到了我，才终于拨开人群，向我走来。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笑，说久等了。

我心口很闷，迁怒了，没理他，就一个人向楼下走去。

陆景跟上来，没有说话，就默默跟在我身边。

我有点想掉眼泪，又觉得丢人。

一句话在嘴里徘徊了很久，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你怎么不跟你们班的人去玩?」

陆景用胳膊轻轻撞了我一下，眼眸里有夕阳余晖的温柔，「你在说什么，老二当然要跟老大站在一起。」

他显然懂得了我在想什么，可是他没有选择站在高处来安慰我。

而是这样轻轻巧巧就把我托住。

用一种轻柔的姿态，妥帖地包裹住了，我自卑的少女时期里，所有的敏感和脆弱。

这些无比温柔的回忆，曾给过我无穷的力量，支撑着我走过人生中，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可是现在再去想，却不失为一种残忍。

因为它提醒着我，陆景真的很聪明很敏锐，他要想懂得我，实在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

更枉论他还有几百个超能力的加成。

即使他不知道我的超能力是什么，也应早就猜出我是超能力者了。

可是他却瞒了我这么多年，直到现在也没有与我坦诚相待。

20

刷手机到半夜，我已经翻了几千条帖子。

里面有很多琐碎的信息，有用的，没有用的，交杂在一起。

期间我还发现，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超能力公示页打不开了。

我点了几次，都显示我没有权限查看。

我开灯，拿着手机从床上起身，打算上个厕所就收手睡觉。

刚走到门口，手还没碰到门把手。

那流淌着灯光的门把手便自己转动了起来。

门被人从外面打开了。

从那道被缓缓打开的缝中，我看到了陆景的眼睛。

他半边脸隐在黑暗中，冲着我笑。

我吓得手机直接摔在地上。

啪嗒一声，好响。

陆景打开门，走了进来，替我捡起手机，没有递给我。

他还在笑，问我：「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其实这时候我只要说我起夜去上厕所就好了，可我真的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懵了。

竟然像一个半夜不睡觉被家长抓包的小孩一样，转身就爬上了床。

「睡的，睡的，马上就睡。」

但陆景对于我反常的表现，视若无睹，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便往外走。

「晚安。」

陆景在卧室门外，轻轻对我说，然后替我关上了灯。

黑暗中，我的手机屏幕幽幽地散发着深蓝色的光。

那是 APP 论坛背景的颜色。

21

我是不信陆景什么都没看到的。

但陆景似乎真就想装作什么都没看到。

第二天早餐，他完全没有提起晚上的事，只是叫我起床吃早餐。

还问我怎么气色这么不好，黑眼圈怎么这么重。

我愣在原地看着他。

他明明知道我已经该是知道他知道我有超能力了。

可他还是执着地在我面前装作他不知道我有超能力。

我想不清其中缘由，只能静观其变。

吃完早餐后，陆景突然问我想不想去游乐场玩，好久没去了。

我说游乐场要提前买票吧。

他给我看他的手机，笑着说，他昨天晚上买好了。

在以往，我一直觉得，陆景笑起来，是非常好看的。

可现在却觉得无比陌生。

很多事我们都早已心知肚明，但他却依旧轻描淡写地笑着。

将所有暗涌，都粉饰在太平之下。

22

天气很好，天空蔚蓝一片，万里无云，阳光把世间的一切都变得明媚动人起来。

游乐场里人头攒动，大家看起来都很高兴。

只有我的心，拔凉拔凉的。

我一直兴致缺缺，但陆景似乎毫不在意。

只公事公办似地微笑着，履行一个男朋友的职责。

叫我实在是毛骨悚然。

我有几次都想，要不就直接跟他敞开来说说吧，可每次刚想开口，就会被他及时打断。

陆景帮我排队去买甜筒时，我才得以蹲下来，大口喘气，来平复心情。

一双有些老旧的皮鞋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抬头去看，是翁先生。

他低头看着我，笑容还是那么慈祥，依旧让我想到已经过世的外公。

看到他，我莫名觉得堵在心里的恐慌和压力，消失了不少。

我站起来，左右看了看，「翁先生，你快走，陆景随时都可能回来。」

「不会的。」翁先生摇了摇头。

接着道：「他要过好一会才会回来，因为他现在正在布置一个完美的巧合，夺取你的性命。」

23

其实我知道，我该怀疑翁先生的身份。

他是什么来历，什么身份，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又为什么会有读心术？

可是我的身体似乎本能地，就很抵触去思考这些问题，不愿意去怀疑翁先生。

我觉得奇怪过，最后把原因归结于，翁先生太像我的外公了。

但是他现在说陆景正在谋划着杀死我，又让我不得不去思考他的身份和立场。

我几乎从来没有停止使用我的超能力，但现在我暂停了我的超能力。

于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了，那条「你们一定能认出对方」的原则是什么体验。

我翁先生站在我面前。

我看着他，不需要理由，便知道了他的身份。

他也是一个超能力者。

我还没开口，翁先生就率先说话了。

「你现在很困惑，明明只有 666 个超能力者，死了 664 个，怎么还会有一个我？」

他又轻易说出了我心中的想法。

我看着他，以为他会马上给我答案，但他却笑笑，说：「倒不如你先说说你的猜想。」

我皱着眉想了一会，迟疑道：「难道其实有 667 个超能力者？」

翁先生看着我笑，很温柔地说：「小暖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这句话让我一瞬间有些恍惚。

这是我外公还在世的时候，常常对我说的话。

我问翁先生，「这件事陆景知道吗？」

翁先生说他知道可能不知道。

我又问，「那是不是即使陆景得到了我的超能力，他也不能变成神？」

我有些期待，因为如果我的超能力不是让陆景最后成神的关键，也许我就可以在他杀我之前，主动向他认输，保住自己一条命。

但翁先生摇了摇头，说：「一旦陆景得到你的超能力，他便可以马上成为神了。」

翁先生很严肃地看向我，「我知道这很难，但如果可以，还是请你务必坚守着自己的超能力到最后一刻，你爱的那个陆景已经变了，他手上早已沾满了鲜血，他不会是一个仁慈的神。」

25

其实即使翁先生不说，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主动把超能力给陆景了。

倒不是我有多勇敢，多视死如归，而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懦弱的人。

如果陆景真的是一个恶魔，而我又主动把超能力给了他。

那我无疑就成了帮凶。

我背负不了任何一条人命，那比让我自己死了还难受。

我问翁先生，我今天是不是一定要死了？

翁先生摇摇头，说不会。

我很震惊，翁先生向我解释说：「因为他还爱你。」

翁先生跟我说，一个再恶毒的人，他的心里也总有一块柔软的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陆景轻而易举就能杀了我，却要大费周章地布置一个巧合。

因为他想要他的爱人是死于意外，这样他就可以在记忆中缅怀，永远地守着那块柔软的地方。

我认真地听完，最后总结道：「就是他想要自我欺骗？」

翁先生说：「这么理解也可以。」

然后他接着说：「虽然他已经布下杀局，但我看到，在他心中，留下你的
心流暂时还占据着微弱的上风，所以他今天很可能会临时反悔。」

我听出了意思，「所以我只是可能不会死，对吗？」

翁先生只笑而不语。

26

翁先生刚走，陆景就回来了。

但他两手空空，并没有买回来甜筒。

我的心沉了下去。

陆景向我解释说，甜筒卖完了，等出了游乐场，再去外面给我买。

叫我不开心了。

我看着他，此时此刻反而心生了一种坦然，竟对他笑了一下。

摇摇头说没事，甜筒吃不吃都没关系的。

我还拿出纸巾，替他擦了擦额头的汗，说：「辛苦你啦。」

陆景愣了一秒，随即才笑道：「不辛苦。」

然后他说他刚刚看到一个挺好玩的项目，问我想不想去玩。

我点了点头。

我本以为会是什么惊险项目，像过山车海盗船什么的。

这些都是容易出意外的项目。

但我没想到是旋转木马。

陆景扶着我坐上一匹马的马背，自己也坐了一匹马，就在我的身边。

木马随着舒缓的音乐开始慢慢旋转起来。

我渐渐放松下来，甚至有些昏昏欲睡。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突然听见一声呼啸，和万众惊呼。

等我往那呼啸声方向看去时，一支长矛似的彩色道具，已经从斜上方，以一个极快的速度，飞到我面前。

我想不出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死。

27

我没死。

有人突然挡在了我的面前，蓝粉相间的尖头洞穿了他的胸膛。

有温热的液体洒到我脸上。

陆景在我眼前，变成了一个血人。

他嘴角挂着血，冲我笑了一下。

笑容里带着些许自嘲的意味。

下一秒，他便活生生在我眼前消失不见了。

不知道是因为陆景的超能力，还是 APP 里承诺的，会替我们清理现场。

总之四周的人，都像无事发生一样。

我到处找不到陆景，给他打电话也没人接。

我先是在游乐场里转，而后又出了游乐场，在街上转。

不像陆景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能保持冷静，伺机而动，我一慌张就容易这样六神无主。

像只无头苍蝇，没有任何方向地走了好多路后，我才后知后觉想到，我该回家看看的。

走进小区，刚走到我住的那栋楼下，我又看见了翁先生。

他像是早已等候多时。

28

我看着翁先生，一时无言。

他先开了口，「你还活着，陆景果然还是没能对你下手。」

他的话让我回想起前不久的场景，一下子干呕起来。

我问翁先生，陆景怎么样了，会不会死了？

翁先生笑笑，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问我：「你是希望他死了还是没死呢？」

我怎么可能会希望陆景死了，我甚至无法想象陆景哪天突然离我而去。

「可是你不想他死，他却想你死，这次他临时反悔，下次可就不会这么好运了。」

翁先生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个黑色的布包。

我问他这是什么。

他只冲我眨了眨眼，告诉我，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我又问他：「陆景现在在哪？」

翁先生笑着抬头，向楼上望去。

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到了陆景，他站在二十三楼的阳台上。

隔着这么远的距离，陆景在我眼里只有一个模糊的人影。

但我知道他正盯着我看。

目不转睛，一瞬不瞬，叫我头皮发麻。

29

我把翁先生给的包装进了我的挎包里。

走进家门时，我胆战心惊，以为陆景会问我楼下在和谁说话。

但他什么都没问。

他换了身衣服，头发滴着水，应是刚洗了个澡。

我问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陆景说不知道什么时候静音了，这是我曾用过的借口。

翁先生给的包里装的，是两瓶市面上很常见的饮料，一瓶雪碧，一瓶可乐。

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我感到奇怪，但还是把它们放进了冰箱。

晚上睡觉前，我在超能力 APP 上，收到了一条匿名私信。

「雪碧有毒，可乐无毒。」

不用猜也知道是翁先生发的。

我刚暗灭手机，躺到床上，就听见陆景冷不丁地说：「你都没有关心一下我。」

30

我才意识到从进门到现在，我都没有多问一句他是如何就这样死里逃生，活下来了。

其实如果不是在楼下遇见了翁先生，不是看到陆景在楼上那样盯着我看。

在一进门看到完好无损的陆景，我该是会热泪盈眶地拥抱住他。

可是我现在，比起心疼他，更多的是害怕他。

我的手不自觉紧张地握成了拳，「我之前打不通你电话，都以为你要死了，吓坏了，现在还是懵的，你现在没事了吧？」

陆景点点头，跟我说，「现在没事了，我不会死的，因为我有超能力是复活。」

我看着他，说：「你原来告诉我，你只有两个超能力的。」

陆景愣了一下，倒是坦荡地说：「我骗了你，其实我有几百个超能力。」

陆景离我近了点，接着道：「但是其他几百个超能力不重要，我这次还能完好无损站在你面前，主要是靠两个超能力。」

「一个是复活，一个是治愈。」

31

陆景告诉我，复活这个超能力是他从别人那获取的第一个超能力。

这个超能力的原主，是个抑郁症患者，在跳楼的时候获得了超能力。

没死成，也活不了。

陆景看到他时，他整个身子都是七零八落的，堪堪连在一起。

复活这个超能力并不能取消不用，吊着他的命，却又不能修复他的身体。

直到他遇见陆景，才求着陆景击败他，让他得以解脱。

而治愈这个超能力，则是陆景自己的，是超能力 APP 上，和我的一样，都还未公布出来。

陆景让我摸摸他的胸膛。

那个今天在我眼前被洞穿的地方，已经完好如初。

陆景还告诉我，他的超能力是有弱点的，治愈有速度限制，若是伤害速度太快，就很难恢复。

陆景按住我覆在他胸膛上的手，像是捉住了我。

我差点吓得要惊呼出声。

他紧紧盯着我，嘴角挂着我从未见过的笑，「我把弱点告诉了你，你会想杀我吗？」

我呼吸一窒，牙关不可自抑地打起颤。

但他并没有等我回答，便熄灯睡觉了。

32

我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半夜终于还是忍不住偷偷爬起来，把冰箱里的两瓶饮料拿了出来。

整个过程我都蹑手蹑脚，心惊胆战，生怕陆景突然出现在我身后。

我把饮料藏在了客房的床底下，又悄悄地回了房间。

这才渐渐睡着。

第二天没人叫我起床，我一觉就睡到了十一点。

醒来后，陆景已经不在了。

我走到餐厅，看见餐桌上有他留下的早餐。

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默契。

陆景要上早班，而我是自由职业，所以工作日间，他都会给我留一份早餐。

我看着桌上的白粥和咸菜，有种生活又回到先前平静时候的错觉，一时竟有些恍惚。

坐在餐桌上，吃了一口还有些余温的粥，心莫名有些安定下来，脑子也似乎清明了许多。

我突然觉得翁先生的话并不那么可信。

包括他的身份，那所谓第 667 个超能力者，也不过是我随口猜的，他并没有直接承认。

而且时至今日，即使疑点重重，但我并没有陆景真要杀我的证据。

我越想越觉得有道理，站起身，就去把床底下的饮料拿了出来。

盯着那瓶雪碧看了许久，最后决定把它倒了。

但我刚走进洗漱间，就看见镜子里的我，脖子中间有一道伤口。

这是昨晚睡觉前还没有的。

33

我看着那道伤口，发愣了许久。

它很浅，只结了一层薄薄的痂，也不痛。

若是在别的位置，是完全可以忽略的，可是它在脖间，在气管之上。

便是这浅浅的一道伤口，将我先前对陆景的偏向，全都变成了讽刺。

我不久前还想着没有他真会杀我的证据。

结果现在就有了。

我翻开他的枕头，看到了那把尖刀，它的刀背反着光，刀刃上，有一层浅浅的血迹。

我想象着，陆景在昨天夜里，趁我熟睡时，将这样一把锋利的刀，置于我喉间的模样。

觉得实在难以呼吸。

陆景真的要杀我。

我的脑海又响起翁先生的话，一句又一句，充斥着我的大脑，乱糟糟的。

「你要小心你的枕边人.....」「他还在挣扎.....」「但你的时间不多了.....」

到最后只有一句话越来越清晰——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34

陆景上班的地方离家不远，中午一般会回来。

他厨艺比我好，所以一般是他做饭。

但今天我下厨了，我做完三菜一汤时，陆景还没回来。

我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到家。

听到陆景说已经在楼下了，我赶忙把两瓶饮料拆开，倒进玻璃杯里，还加了冰块。

我看了一会那杯雪碧里不断往上冒的小气泡，便听见开门的声音。

陆景回来了。

他走进餐厅，看到桌上的菜和饮料，笑着问我今天怎么这么隆重，是什么纪念日吗？

不知算是合时宜还是不合时宜，我脑子里很突兀地冒出那句影视剧里很古早的台词。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祭日。

明明我先前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这时却猛地有些恍惚。

我看着眼前的男人，有些后知后觉地想——我真的要杀陆景了？

35

这个想法让我浑身哆嗦了一下，并且感到困惑。

原来真的有一天，我会亲手将一瓶毒药，递给陆景吗？

「你怎么了？」陆景看出我的脸色变得不好起来。

我低下头，抚了抚头发，含糊道：「没，没什么，吃饭吧。」

陆景没有细究，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一边说好久没有吃我做的菜了，一边把凳子搬到了我的边上，跟我紧挨着坐在了餐桌的同一侧。

他亲昵的举动，让我心里又徒生了一点期待。

想他可能又是有什么自己的原因，脖子上的伤口，也不是他故意未知。

我还是不愿意相信陆景真的要杀我。

两杯饮料都在我这边。

吃饭时，陆景伸手，要我递一杯给他。

我把没有毒的可乐给了他。

陆景接过去，就喝了一口，看起来没有一丁点防备心。

我吃了一口菜，想着等会找个机会把那杯雪碧倒了。

但陆景突然抬头看向我，他的脸上挂上了我从未见过的笑。

他问我，「你怎么不喝啊，暖暖？」

我看着他，意识到，他都是知道的。

他知道饮料里有毒。

36

我对陆景笑了一下，便拿起那杯雪碧，喝了一口。

他要杀我，即使我不喝这杯饮料，他也能杀我。

倒不如我自己喝了，至少来得体面些。

喝进口中的雪碧，和以往喝过的普通雪碧味道没什么区别，都是甜的，冰的。

但我的心却像是裂开了一样的疼。

我想我真要死了，不得不死了，我的陆景，他真的要我死了。

视线一下就模糊起来，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

陆景看了我一会，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然后他才伸手覆上我的脸庞，很温柔地替我擦去了眼泪。

他歪着头，对我无奈地笑，「哭什么啊？又不是你喝了有毒的那杯。」

我愣住了。

然后，我看到，陆景在我眼前，眼睛鼻子嘴巴，都涌出了鲜血。

他抱了一下我，又很快松开了。

「别怕。」

这是他倒在地上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跪坐在地上，抱起陆景，他在我怀里呕血，看起来已经有些神智不清。

没过多久，我听见门外传来几声压抑的笑，接着看见一个穿着并不合身的西装的男人。

他大腹便便，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我的家。

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陆景，又看向我，对我说：「几天不见了啊，季小姐。」

我认真端详他的脸，确认是我从未认识的人，所以是何来的几日不见？

他看着我疑惑的神情，哈哈大笑，「季小姐真是健忘，这么快就不记得我了吗？」

话音未落，眼前的青年人就这么在我眼前变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

正是翁先生。

那人转瞬又变了回去，告诉我他真名叫翁虹，当然要是我愿意继续叫它翁先生，也是可以的。

翁虹蹲下身来，看着我，说：「你被我骗到，不冤。」

「读心术，易容术，蛊惑。」他竖起三根手指，在我面前晃了晃，「为了达到效果，我可是用了三个超能力。」

翁虹又看向我怀里的陆景，笑道：「至于他，他就更加不冤了。」

「这个毒，可是耗费了我两百多个超能力加成……」

他像个说书人一样，开了个场后就停住了，抬眼看着我这个唯一的观众。

他盯着我的脸，又盯着我的眼睛，然后对我的神情很满意似地点点头，颇为自得地笑了起来。

我知道不用我问，他也要为我答疑解惑了。

这世上总有些人做成了点什么事，就一定要跟人显摆的。

没有观众，他们就会死。

38

翁虹说他的出生实在是不好，混到今天这一步，完全是靠着他自己。

他絮絮叨叨讲了好久他的年少不得志，最后只能在一个小区当大门保安。

然后他又讲了好久，小区里的暴发户有钱人是如何如何看不起他。

我看着他满脸横肉的脸，心想前几天他这么努力地模仿我外公的模样，以换取我的信任，真的是难为他了。

讲了好半天，他才终于讲到正题。

他首先告诉我，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第 667 个超能力者。

他一直都是那 666 个超能力者其中的一个。

但为什么超能力 APP 上，那栏死亡人数会显示 664 呢？

这正是他的超能力——「APP 管理员」

这个能力，让他有一些我们所没有的权限。

改变数字只是其中一个权限。

他最有用的权限，是查看用户的超能力。

39

但在最开始，他的超能力还是稍显鸡肋的。

因为查看用户超能力是有等级限制的。

他只能查看超能力数比他少的用户，而刚开始，他只有一个超能力时，谁的超能力也查看不了。

每天只能改着数字，制造点恐慌玩玩。

直到有一天，他从小女孩身上，获得了第二个超能力，事情便有了转机。

那个小女孩的超能力名字叫「免疫」，其作用是免疫其他超能力造成的一切直接伤害。

但翁虹没有用超能力，他直接勒死了小女孩。

有了两个超能力后，他便可以查看到很多人的超能力，从而分析出他们的弱点。

再加上「免疫」的护体，他几乎战无不胜。

但他一直不敢去挑战一个人。

那就是陆景。

因为陆景在他获得第二个超能力之前，便成功杀了白骨爪，获得了 396 个超能力。

他一直都查看不了陆景的超能力。

因为等级压制，他甚至很难对陆景使用读心术。

所以他决定智取。

40

他在我们之间挑拨离间。

在来找我之前，翁虹就去找了陆景，跟他说我并没有他想象得那么爱他，如果以为有成神的机会，一定会杀了他。

陆景不信，翁虹便同他打了赌。

翁虹说到这，停了一下，很是得意地看着我道：「我早知道你不会忍心杀他，所以一开始就骗你，我对你说雪碧有毒，却告诉他可乐有毒。」

我难以置信地睁大眼睛，看着怀里的陆景，「你明明知道，明明知道，为什么还要喝？」

但陆景努力睁开眼睛看我，却回答不了我的问题。

倒是翁虹开口了，「因为他爱你啊。」

他看着我，笑得有些揶揄，「你没有读心术，当然不知道，他到底有多爱你。」

翁虹告诉我，因为等级压制，他是读不太清陆景在想什么的。

但是他却一直可以看清一条主流思绪。

那条思绪，非常偏执地全都有关于我。

翁虹说，陆景的思维着实和寻常人不太一样。

41

翁虹还告诉我，那次游乐场也是他设的局，目的就是打探陆景自身的超能力。

虽然他之前就隐隐有了猜测，却是在那一次才终于确定下来。

翁虹往我身边靠近了几步，我往后挪，背抵在了墙上。

他轻笑了一声，「你抱着他有什么用，毒在体内侵蚀，再过会他可能就只剩下个空壳子了，但又死不了，多可怜。」

翁虹不再看我，话也是对陆景说的，「怎么样？把超能力给我，我帮你解脱。」

「另外，我也奉劝你，不要想着把超能力给你的相好，我早在她身上下毒了，你一给她，她就会和你现在一样，生不如死。」

陆景在我怀里动了一下。

翁虹向我伸出手，「把他给我吧。」

我把陆景抱得更紧了，含着眼泪冲他摇头，「不给!」

但陆景突然挣扎着离开了我怀抱。

他的脸上全是渗出来的血，五官因为痛苦，紧紧地拧在了一起。

血迹在地板上拖行，他慢慢朝翁虹爬去。

42

「你挺识相的。」

翁虹蹲在陆景面前，低着头，居高临下，颇为欣慰。

「这样吧，就当是我成为神前的一个馈赠，我送你一个选择的权利。」

翁虹说着，看了我一眼，又看回陆景，「那个女的，你想要她继续活下去，还是和你一起死，我都满足你。」

陆景在地上咳血，越咳越凶，一大团一大团的肉块，裹着血从他口里被咳出来。

但他还是颤着手，在地上划拉着什么。

翁虹看了一眼，笑着点点头，说：「可以可以，我会满足你的。」

「那么现在，向我认输，就可以结束你的痛苦了。」翁虹向陆景伸出手。

陆景很艰难地，回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对我笑了一下。

笑得很丑。

然后他便转回头去，慢慢，慢慢，把手放到翁虹的手上.....

43

我说过什么来着。

陆景总是与我不同的，他总是那个冷静的，沉着的，伺机而动的。

所以在陆景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一把尖刀刺入翁虹的喉间后，再抬起头顶着一脸的血冲我微笑时。

我还没从「我要失去陆景了」的悲痛中走出来。

眼泪还在扑簌簌地落。

翁虹还没死。

但他已说不出话了，只有余力瞪着陆景。

陆景看着他，身上徒然增了一层我从未见过的狠厉，他轻笑，「你既然知道是赌，那就该有赌输的觉悟。」

说着便将尖刀转动了一圈，翁虹猛地抽搐了一阵，便不再动弹。

我看得心惊胆颤。

但陆景再抬眼望向我时，又恢复了一贯的温柔神情。

跟我说，「没事了，暖暖。」

44

陆景告诉我。

他骗了我，也骗了翁虹。

他自身的超能力其实不是「治愈」，而是「健康」——身体永远都能保持在最健康的状态。

而刚才他之所以会像是中毒了，是因为他确实中毒了。

他暂时中止了「健康」的使用。

「这是为了麻痹他，让他放松警惕，当年我对上白骨爪时，也是这样做的。」陆景对我笑笑。

我知道那些人都有这么个弱点，处于上风位时，总容易不把人当人看，以为自己稳操胜券，却往往死在他们所认为的「蝼蚁」手里。

但我不在意那些人，我只很心疼陆景，「不痛吗？」

陆景抱住我，像一只猫一样，蹭了蹭我的脸，「当然特别痛，他可是掏空了我的内脏。」

我瞪大眼睛，心里猛地一痛，环着他的手猛然收紧了。

一种愧疚感更是涌上心头，「对不起，我……」

我话还没说完，陆景便打断了我，「这不怪你，这些都在我的计划里，与其说你是被蛊惑了，不如说你是被我骗到了。」

「翁虹很狡猾，这两年间也一直在我们身边徘徊，我很早就想除掉这个安全隐患了。」

陆景伸手覆上我脖子上那道浅浅的伤口，轻轻地抚摸着，有些小心翼翼地问我：「你会怪我吗？我没有办法跟你通气，因为你的心思都会被看见。」

陆景还告诉我，为了让我相信他会杀我，又不让翁虹察觉到，他可是费了好一番力气。

「演戏可难了。」陆景最后下了结论。

我听完，觉得还挺刺激，又有点劫后余生的欣喜。

顺便还有一个奇怪的关注点。

我想，其实翁虹是个恋爱脑，不然他怎么会对陆景明知道可乐有毒，还是义无反顾地喝了这件事毫不起疑？

我嘻嘻哈哈地把这想法跟陆景说了。

但陆景却很认真地看着我，说：「这点他倒是没看错。」

45

陆景告诉我，他的身体被修复好后，即使没了健康这个超能力，也不会变成和以前一样，所以没事的。

然后他冷不丁地说想让我当神。

我愣了一下，连忙说我当什么神，我哪有什么神的气质，神要是我这样的人，全世界都该是无神论者了。

我向他伸出手，「陆景，你来吧，我向你认输，把超能力给你。」

他对我笑笑，握住我的手腕，往他心口一送，指尖便戳在了他的肌肤上。

他有点浮夸地啊了一声，然后恶趣味地笑着说了句土味情话，「暖暖又击中我了。」

我很配合地装作被雷到地抖了三抖，顺带噫了一声，想嘲笑他真是越来越油了。

但还没开口，一股巨大的力量便奔腾着向我涌来！

一切来得太突然，我震惊得睁大眼睛看向陆景。

陆景冲我眨眨眼，低声又说了句很土很油情话——

「你本来就是我的神。」

46

想必，大家现在一定很好奇——成神究竟是什么感受？

我想说，我也有点想知道呢。

笑死，集齐 666 个超能力就能成神，根本就是个谣言。

陆景把他的 665 个超能力全部给我后，我便听见叮的一声，紧接着脑海里就浮现了一个倒计时。

三秒。

上面有一行字——「恭喜您收集齐 666 个超能力，您现在有三秒时间选择一个您最心仪的超能力哦。」

？

我看完这行字花了一秒。

疑惑不解了一秒。

最后一秒我想不起任何别的超能力的名字，只想起陆景为我采来一朵白玉兰的模样。

他期盼的模样，小心的模样，和失落的模样。

我想我也得送他一束花。

47

老实说，我觉得这场超能力之争，就是 APP 创造者一个高高在上，并且无比恶劣的玩笑。

他们先让人以为真能成神，而后又在最后关头给他当头一棒。

这种从高处跌落的感觉，并不是每个人都承受得了的。

这场游戏里本来应该还是没有赢家的。

但我跟陆景赢了。

他为我赢了一朵白玉兰。

我嘛，我手一扬，手里便多了一抹明晃晃的红。

我为陆景赢了一朵玫瑰。

陆景笑着接过去，端详了一下，问我：「这是不是邻居小孩种在楼下的那朵玫瑰花？」

啊，被发现了。

但我毫不心虚，双手插着腰，理直气壮道：

「谁让那小屁孩天天让他家狗在我们家门口前拉屎拉尿的，我摘他一朵玫瑰花，算是清理费了。」

陆景轻轻笑了一声。

我问他笑什么。

他温柔地看着我，有光落在他身上，「没什么，就是觉得，真好啊。」

是啊，真好啊。

阳光温柔，清风舒畅。

我和陆景要共度一生。

（全文完）

□ 单单不忖